

つづく, 李香蘭 舊日情懷

向後走是為了向前走得更遠，有時，秉懷回憶也是前行的動力。浪人劇場的詩意緬懷，帶來一種馨香的舊日情懷。

《つづく, 李香蘭》——《待續, 李香蘭》，不是一個李香蘭的故事。導演及編劇譚孔文說，在他的腦子中，時空混亂，片段紛雜，只是那一刻，有這樣一個畫面：黃昏漸，夕陽西下，馬姐（舊時有錢人家中的順德女傭）唐若冰坐在寫信佬馬少奇的對面，幫他補上衣袖的磨損。她低頭穿針引線，一邊說着自己的故事，馬少奇則像往常那樣為她寫信。那是60年代，李香蘭來到邵氏的那個年代。

他們之間，該是有一些感情的。而這段感情，與現在有着一種獨特的呼應。對譚孔文來說，那是一個印記，一種在他心裡「這個地方有價值去留存的東西」。「這個地方曾經有一些實在、平淡而零碎的感情，而這些正正才是完美和華麗的。回應現在的生活，那種很浮面、所有的東西好像一碰就會爆的狀態。就像海報上那句，『你完美得不似真的』。」

也許是懷舊吧，他想在劇場中去重現的，就是那麼一種對馬姐、對那個時代的印象，以及對那種最平淡簡單感情的情懷。如同深夜中聽張學友的《李香蘭》，追憶一段不能磨滅的感情；也像是，借着往日的平淡真實來抵抗現在的華麗虛妄。

那李香蘭呢？這個原名山口淑子的滿洲國日本移民，這個當年「上海灘五大歌后」之一，卻成了一個比喻，一個符號，一種情懷，一個底色。她的身世，她的歌，貫穿在作品中，成為了關於過去與現在一個絕妙的比照。

「李香蘭的時代，對我來說就是一個隱喻。二次大戰期間，她來到中國，把自己包裝成一個完美的、華麗的所在，但內裡她卻是個日本人。她本身就如同一個一觸就破的、華麗的幻象。這個人本身是華麗的，但又是不實在的；而張學友那首以她為名的歌呢，其中所描述的那種淡淡實在的感情又是大家所追求的。這樣的反差很有趣。」

從為香港話劇團編劇《虎豹別墅》到參與「劇場裡的臥虎與藏龍」所創作的《煙駁煙》，譚孔文似乎特別善於運用詩意在舞台上營造層層交織的昔日情懷。「這是個華麗得讓人窒息的城市。」譚孔文說。在李香蘭的華麗影像下，是幾段被她歌曲意境所包裹的平實感情。「將一樣東西放到最大，但是告訴你最寶貴的其實是最簡單最平淡的東西。」

《つづく, 李香蘭》，「待續」的可能也是一種情懷。

